

近日,由军旅作家李鸣生创作的“航天系列”的最后一部——《发射将军》正式出版。作品通过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司令员——发射将军李福泽的传奇人生故事,尽书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国防提升国力,在极其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于茫茫戈壁,凭借自身实力,更凭借百折不挠的精神,锐意进取,成功研制、发射“两弹一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发射将军的传奇人生

□本报记者 杨新美

我手写我心

当李鸣生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新兵时,就从老兵口中听到了戈壁滩、酒泉基地的故事,听闻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李福泽将军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形容他是位会抠脚丫子、急了会骂娘的将军,是一位在导弹即将发射的现场人们拽都拽不走的将军。“这样一位在战争年代打过仗的将军,在和平年代又是如何带领一批人在荒漠上建立起酒泉基地,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这个疑问从此埋在李鸣生的心底。

从1992年开始,李鸣生追踪采访,前后走访军内外知情者约160名,风雨无阻,席不暇暖,行程数万公里,记录文字200余万,三易其稿,历时十余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报告文学《发射将军》。李鸣生截取了李福泽人生历程中最具戏剧色彩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中这段时间,对其人生命运和人格魅力作出了形象、细致而生动的刻画,塑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将军形象。

为了力求在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上作出新探索和突破,李鸣生坦言,在这部作品里,自己的笔触不是只聚焦在李福泽这一个人物上,而是将个人性格与民族精神相结合,大人物与小人物相结合,大饥荒、中苏关系断裂、“文革”等重大事件与人物形象相结合,历史反思与现实意义相结合。因为李福泽将军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个人成功与失败是和整个民族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此联系



《发射将军》,李鸣生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定价:36.00元

党;历任鲁东抗日武装七支队队长,山东纵队“老一团”团长、一旅参谋长,鲁中军区三师参谋长;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南下作战和朝鲜战争,是著名的塔山阻击战的主要指挥员之一;荣获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新中国在戈壁滩创建第一个导弹基地,李福泽不辱使命,又成为发射场上的一名勇士,将,先后组织指挥发射了中国一枚导弹,第一枚核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等81枚导弹火箭,为新中国创造了无数个世界第一。

“他身着一件短袖汗衫,脚穿一双老头鞋,手摇一把蒲扇,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又似一位洗尽铅华的长者,就是不像二十年前‘戈壁老兵’,传说中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的发射将军。更出乎意料的是,采访时,他脱掉老人鞋,盘腿坐在沙发上,一遍摇着蒲扇,一遍龇牙咧嘴地抠脚丫子……”李鸣生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景象。

而这个仅有1米65、抠脚丫子坐在李鸣生面前的“他”就是《发射将军》里的主人公李福泽。

1936年李福泽以出国留学为名,“骗”取父亲盘缠,偷偷跑去延安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共产党。

从陆地走向太空

“他身着一件短袖汗衫,脚穿一双老头鞋,手摇一把蒲扇,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又似一位洗尽铅华的长者,就是不像二十年前‘戈壁老兵’,传说中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的发射将军。更出乎意料的是,采访时,他脱掉老人鞋,盘腿坐在沙发上,一遍摇着蒲扇,一遍龇牙咧嘴地抠脚丫子……”李鸣生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景象。

“有的人才可能直接进入发射场,‘跑’过烈焰熊熊的发射场,‘跑’过高燃‘打倒’口号的会场,最后因为‘文革’,李福泽却‘跑’进黑漆漆的牢房,待了四年!

“无论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或是在狱中,将军从未放弃过希望。”李鸣生说,在这样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从陆地走向太空。王晖说,这是一个桀骜不驯、争强好斗、不畏强权,集正气、豪气、傲气和“匪气”于一身的另类人物,一个富家子弟、大学生、自愿投身革命且战功赫赫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个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于开拓、敢于担

将。”李鸣生说。

为新中国创造无数个世界第一,李福泽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打”过不少胜“仗”,却也曾多次屡败屡“战”。看似粗鲁的李福泽,同时是个有着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但即便如此,在面临“导弹”这个新巨人时,当时40多岁的他也像个新学员一样,跟苏联专家学导弹。由于导弹领域涉及保密问题,每个学员作记录的笔记本课后必须交由保管室保密。李福泽为了能在上课时记录下苏联专家教授的内容,特别练出一手绝活:将内容过耳不忘,过目不忘。为此,他早上站在操场上死记硬背,课堂上死记硬背,甚至晚上躺在床上了依旧死记硬背。在大饥荒年代,李福泽和他的“战士”们都吃着沙型饼干,为了让苏联专家更好地教授导弹知识,他想方设法地为专家们找来了当时比高级干部还稀有的西餐厨师,想方设法地找到一架飞机从全国各地运来新鲜蔬菜和肉,想方设法地找来十部电影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然而“跑”过战火纷飞的战场,“跑”过烈焰熊熊的发射场,“跑”过高燃“打倒”口号的会场,最后因为“文革”,李福泽却“跑”进黑漆漆的牢房,待了四年!

“无论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或是在狱中,将军从未放弃过希望。”李鸣生说,在这样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从陆地走向太空。王晖说,这是一个桀骜不驯、争强好斗、不畏强权,集正气、豪气、傲气和“匪气”于一身的另类人物,一个富家子弟、大学生、自愿投身革命且战功赫赫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个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于开拓、敢于担

当等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于一体的,有别与共和国其他将领的“发射将军”。

大漠荒原上的故事

在这本《发射将军》里,感动你的不仅仅是这位李福泽将军身上 的精神,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为了制造出中国第一枚导弹,新中国在广袤无人的大沙漠上建立了导弹基地,许多人都是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战场硝烟还没有退去,马上又被拉到大漠中参与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饥荒年代里,每天挨饿的,不仅是基地的发射官兵,还有他们的孩子。由于基地粮油供应匮乏,孩子们营养严重缺乏。而由于基地没有幼儿园,父母们每天上班时,就用军用背包把孩子绑在床头或拴在桌椅上,有一个孩子中途发烧,加上身体虚弱,父母下班回到家时,孩子已经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而这种事情在当时比比皆是。李鸣生说,当时父母们根本顾不上孩子,孩子怎么养大的,他们都不知道。那代人到了那个地方后,几乎就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没有丝毫的私心,所有的念头和精力都扑在工作上,父母、孩子可以不管,自己可以不顾,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成功发射导弹,如何提高国防力量。

“那代人大公无私得毫不夸张。他们的牺牲精神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李鸣生说,就是这样一群人创造了这样的历史。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中国的第一枚导弹成功发射了。李福泽和那代人,在今天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给当代人留下很多思索的空间和反省的余地。

□本报记者 钟华

钟个人人生经验的书,充满了许多的小故事,或轻松诙谐,或慷慨激昂。然而这个在字面上的所谓“幽默”,却是她历经多次思考的蜕变、眼界的开阔,才慢慢地,一点一滴地累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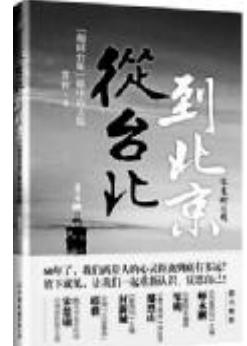
宫铃表示,在书中,她尽可能地用自己亲身经历,不断地交换场景,两相对照,目的也只是想要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换位思考”,“当我在大陆平实,深入地生活多年以后,我唯一认知到的关键就是‘知道彼此不同’,接着才能去理解造成不同的理由与根源,然后才能借由真正的接触化解歧异。”

她举例说:“虽说两岸交流如此频繁,但你接触过几个大陆人(台湾人)?就算你有,你如何确认这个对象能

“胡同台妹”的北京故事

因吧。

《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是她行走两岸间,以新闻人的敏感对大陆和台湾两岸不同的感触和体悟。它会带你走近台湾人——在此你几乎可以触摸到一个台湾女子梦的蒙太奇。作者亦成为我们大陆人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看,对同一件事,对同一片景,不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她,如何思维、如何评论,以加深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宫铃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1月出版,定价:32.80元

书写是一种成长

谈到《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就不免不提到《新京报》曾发表的一篇对宫铃的采访报道《台湾女人:北京是个大农村》。这篇报道在使她的博客获得颇高点击量的同时,也得到了不少的“板砖”。

不过这篇文章倒成为了她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契机。最初出版社找她约稿的原因,正是因为对这一话题的兴趣。但是宫铃认为:“如果单讲从我的眼睛如何看待大陆,那很容易就成为一种批判。”她更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彼此都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对方,更重要的是“看自己”,“如果说,这么多年的游历与观察要有什么一点点意义,我想,如果因着本书能让两岸的人们有意识地‘知道’彼此有所不同,那已经是让我欣喜若狂了,至于了解甚至感同身受,就留给老天爷因着缘分而各自有所体悟了。”

“我觉得写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没想到它是件那么痛苦的事情。”宫铃笑着说,因为要在两岸彼此各有坚持的状态下,写出一本让双方都能“看得下去”的书并不容易。在写作期间她历经了最痛苦的忧郁侵扰,夜不成眠,无端哭泣。

“我曾说,我从2004年到现在的成长,超过了我2004年以前在台湾那几十年的成长;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写书的过程给我带来的成长,又超过我在大陆这些年所有的成长。”宫铃说。

不过,宫铃强调,北京是个大农村并非她的原话,而农村在台湾语境中的语义结构里跟大陆的概念并不相同。而宫铃认为,这件事恰恰就是两岸对于某件事因为概念不同而产生误会的最佳例证!

一本关于距离的书

《新周刊》主编封新城评价《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这是一本关于距离的书——不是从台北到北京,而是从北平到北京。这是一本关于梦境的书——梦里是北平,醒来是台北,或者北京。胡同台妹的书让我心酸——她寻访大陆时总是与梦境衔接不上,而我站在台北街头时却感慨中国原来在这里。”

而台湾亲民党主席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他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写到:“从台北到北京,真正的距离,不是在地理,而在心理。”《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这本书,正是一本力图拉近两岸民众心理距离的著作。

“我不敢说自己是大陆通,而那些希望看完书以后能知道如何去应付台湾人或是大陆人的读者,可能他们会失望了。”宫铃笑着说,“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别人的感觉,对别人的感觉要有所感知。”

宫铃亦强调:“这些文字,绝对是我手写我心。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絮絮叨叨,我是在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情感,用我的亲身经历在实践我在书里所写的东西。真心诚意地跟每一个人交往,暂时忘记他是哪里人,去感受他的喜怒哀乐。”

博文、山具有朋组建军队与英、美、法、荷四国联军对抗。日本愤青既年轻又来自社会下层。年轻则热血,下层则无所谓失去什么。于是,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等愤青们,或执著于实业,或奋斗于军事,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日本,最终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桎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我看到那些斥责义和团为杀人狂魔的人,突然想到鲁迅先生东渡日本观看的那部日俄战争纪录片。

鲁迅写道:“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盛举的人们。”

“文明”的他们欲启蒙“愚昧”的国人,其实他们也不过是“显出麻木的神情”的那些有“强壮的体格”的“人们”。

我想,当人们把“一切向钱看”作为幸福的唯一源泉时,那些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愤青们实在难能可贵。无论是理性或不理性的怀有正义理念的愤青,只要能够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结合起来,向明治维新那一代日本愤青一样推动历史的进步,那么,愿我们每个人生命不止,愤青不已。



《旗袍》,王彪、海飞、赵锐勇著,周维改编,重庆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定价:29.80元

谍战剧走过这么多年,佳作烂剧并存(烂剧居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怀疑,新的谍战剧还有多少可以出彩的地方?还能有多大的爆发力?

生命不止 愤青不已

国情怀。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民族、社会、家庭和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浸染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都会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像“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或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五千年来,这种强大的族群意识一直支撑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当代世界,西风压倒东风,西方文明的强势使中华传统文化日趋衰弱。明面上,家国情怀的语境在当代中国逐渐丧失,代之的是西方文明的民族观、国家观与价值观。但几千年家国情怀的积淀仍然深深地印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一旦触碰到人们的心底,就会自然流露出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中国愤青的爱国主义便在此时此地。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留下百年创伤。直至今日,有些人的脊梁骨都是断的。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当施暴者对被虐者施以酷刑之后,被虐者反而对施暴者抱有极度崇拜、喜爱之情。

当代中国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发明出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历史真相”的“良心”历史学家。他们有为鸦片战争叫好者,有为汪精卫翻案者,有鼓吹中国再做300年殖民地者。真是怪胎不断,奇谈不绝。

他们早已忘记上海、香港那些古旧的西洋式建筑下埋葬的是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要知道,当年中国最为强大的汇丰银行之股东除一家轮船公司外,全是鸦片贩子。上海房产大亨沙逊洋行,建造了上海大部分有名的西洋建筑。最近鼓噪一时的沙逊洋行在1871年之后便代替怡和洋行垄断中国鸦片贸易,拥有并控制了全国70%的鸦片。近代史上的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还要罪恶万分。在奴隶贸易中,奴隶本身是需要得到保护的。因此,奴隶的肉体没有被摧毁,奴隶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破坏。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思想。

不仅不了解或有意不了解历史,他们也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

他们也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实

际状况视而不见。

小布什攻打伊拉克,明明是

为了加紧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

制,防止欧盟的取而代之,他们偏

偏辩护说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

民。美国人驻阿富汗,暗地里援

助新疆、西藏的独立分子,破坏中

国的独立与稳定,可在他们看来,

那却是要将少数民族从汉族魔爪

中解救出来。美国人将转基因作物撒播全世界,在印度,农民破产自杀,在南美,农民苦苦挣扎。可

是,在他们看来,却是美国人在传播科学圣经,愚昧的劣等人种在对抗进步!

其实,中国一向不缺伪军与汉奸。抗战时期,凡百官方军难道是假的吗?回溯到南宋,崖山之败不就是出自汉人张弘范之大手笔吗?到了明朝,区区七万战斗兵的满汉蒙大杂糅的满清八旗部落如果没有几十万皇朝军的帮助,如何获取中原的花花江山?

如果说,争做汉奸、洋奴甚至是买办,妄图挟洋以自重坐稳高华等华人的位子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打捞中国愤青》就是这种病的充分表现。面对其他科技与文化先进的国家与民族,他们早已丧失了自信心与发愤图强的精神。鲁迅对国民的批判饱含着爱,对国人的爱,对祥林嫂的爱,甚至是食血馒头者的爱,而他们却是在发泄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恨不得我们这个民族集体自杀。

遥想百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日本被西方殖民并控制。但日本的愤青们却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日本愤青兼日本“义和团”首领高杉晋作直接就把英国使馆烧了,后来还拉上伊藤

片断叫好者,有为汪精卫翻案者,有鼓吹中国再做300年殖民地者。真是怪胎不断,奇谈不绝。

就像国外的科幻电影、科幻电视剧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类型和类型化风格,然后它们在这个大类型内进行细分一样,中国的谍战剧目前也有一些这样的趋势,比如我们可以分为:当代谍战剧、历史谍战剧、历史谍战剧又可以分为建国后谍战剧、建国前谍战剧(还可以再细分为抗日、国共内战及明清以前的谍战剧,比如现在尚未有表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装谍战剧,这就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好题材,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用间比较普遍)。这是按时间进行的分类,还可以按表现形式进行细分,比如:重点言情的谍战剧、加入家庭人伦的

谍战剧、侧重悬疑推理的谍战剧、各种高科技对决的谍战剧等等。细想来,只要剧本出色,制作精良,演员出彩,今后中国的谍战剧依然能够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为一个特别喜欢观看谍战剧的普通观众来说,我期待着中国谍战剧能够全面开花,绽放异彩。

表面上这是一本叙述官